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駟著

14

2023

22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潛夫論總目

卷一	讚學	務本	過利	論榮	賢難
卷一	明闇	考績	思賢	本政	潛歎
卷二	忠貴	浮侈	慎微	實貢	
卷四	班祿	述赦	三式	受日	
卷五	斷訟	衰制	勸將	救邊	邊議 實邊
卷六	卜列	巫列	相列		
卷七	夢列	釋難			
卷八	交際	明忠	本訓	德化	五德志
卷九	志氏姓				
卷十	叙錄				

潛夫論卷一

漢 安定 王符 著 都 昌 邵 孟 遴 校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學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擴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下和之資不琢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且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斧斤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放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鵲巢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鉏在其中學也稼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俸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既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反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心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也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中心信廉勇未必無傷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聞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自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其非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昭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預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穿深室幽黑無見及沒燭燭則百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之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

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圖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倕自製必不能也凡工之匠執規秉矩措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循度之工幾於倕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一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中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化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亡善言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中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也中心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被繡采眾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偽飾之端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負極溢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潘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二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名



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實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蠢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蓋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以為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中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奸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士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之以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微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霸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富而貨之遺賑貧窮恤於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中謙故以仁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亦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皆不肖也禍福之勢所不得無然耳故明君蒞國必從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為治之危不可不察也

過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而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哉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哀闇之至也子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勿鑿於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哀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非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象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寤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益者未嘗不力顯也有動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茂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納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戊崇賄以為罪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楚關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不衣帛子卒歸王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今問不止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避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饑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正負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王不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言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



必貧賤凍餒困苦厄窮之謂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也矣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二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傅說胥靡而并伯處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士宗郎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圍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況乎其未能相懸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我尊而卑賤不足以為己辱夫令譽從我興而一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寶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表也論之不可以族也若是晉初奚有言鯨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為世士而匹庶為愚鄙也論之不可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今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減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讓倭反覆文亂四海由斯觀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唇蛤詩云采芣非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羈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者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土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所以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故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怙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者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短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中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却寃之以亡夫國不之於妬男也猶家不之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己者豈希也子以唯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曄自起公孫宏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則之韓非明法於韓李斯自秦作忠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條漢法而不亂夫一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



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則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沉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敬東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救彼彼人之子于何不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上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君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間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歛歛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口何獨識哉苟望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為智詭諛己者為仁處姦利者為行竊僥位者為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中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行所以自沉於滄海者也諺曰天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西方之象有逐逐者聞司原之噪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象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狝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象俛仰嗷嗷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象而亞塗逾遂駭懼直聲出乃知是象之文假爾此遂聲逐響之過也象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文假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聞草之質亦將別矣夫象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嚙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二

明閭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曰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曰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一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聞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唐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謹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己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象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主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飭偽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羣臣眾議政事則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閭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踣齒懸潘王一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己賢於簡潘懸潘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救此非眾共棄君乃君以眾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末世之君未危何知之哉舜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却宛得象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抹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為讎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



忠之士所以難立生一世憂心相敵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奸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應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慳則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群臣總攬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情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究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者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愷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兇惡狡猾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頑當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獪應方正以諂諛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鬻閭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責不相稱言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高賢二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周上者刑與閭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代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物獲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人之言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王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妄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忠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飭抗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閹茸讒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



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鑿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病不得良醫也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悉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已不引真受假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悉橫麥合藥病曰疴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數千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相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世主之於貴戚也愛其譬嬀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托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臣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疆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臣以選為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竝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臯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躅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土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於恭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千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篡位唯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千萬計之其能奉國報恩一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伎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令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



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闡門禮贊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邪奚之為大夫也舉雋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凡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素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以此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更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己之為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淪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畫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為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效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讓如臣妾之飾偽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况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耀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為醜以鹿為馬而况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為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良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謔左右不誣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已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讐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暇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奏賢叟教誨者又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未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德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代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代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三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九龍之極貴未嘗不死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故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怨也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承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期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不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天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皆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誇譁於道前人以敗後爭鬪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心也與嬰兒等嬰兒常有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癩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莫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髀掣胸培坎深穿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昌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

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福祚以備員滿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為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修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以兆民為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色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給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教博奕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神事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繪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飭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折繪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絲而縻斷裁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繪綵榮悖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紵詐為笄囊裙襖衣被費繪百練用功十倍此等之儻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完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滄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細織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瑤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麀鹿履烏文組綵襟驕奢僭主轉相誇詡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駟各十騎奴侍僮夾轡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縵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麀鹿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

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柁各取方土所出膠漆所致釘細要削除鏽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檣梓豫章榭栢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檣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眾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沿江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眾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壘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檣梓榭栢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齋奉車馬帷帳貨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擾擾傷吏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魯之家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况於羣司庶士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扈侯坐塚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



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聖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于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晉平始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疆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為令名載在圖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已曰明自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遐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著成鄂譽鄂舉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也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為仁由己莫與併彊自求辛瘡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朋黨而行私競背質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撮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譏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飯食肉有好於面目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嫵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舍實聽聲嘔吐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駁周公不求備四肢不相兼况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偽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損一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驪問驪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廢其材况於人乎夫脩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潔白恬淡無為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觀亂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眾則敗俗傷風今世慕虛者動謂聖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之論吳鄧梁竇之徒何勿得而致之矣各以所宜量材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願聖王欲之不爾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神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瞻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奢靡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奢奢靡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為優憲藝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口十二天之道也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已有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有等威階級衰殺各足錄其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為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夫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不與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必明黜陟官得其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繁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歛重而譯告通班祿頌而傾甫賴行人慶而鯨鱗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歛以厚己強臣下以弱枝文德不獲封爵武功不獲列侯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耻而多盜竊何者感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臧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為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實者也是故明君臨眾必以正軌既無有賦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耻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為本君以臣為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今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寬而被寬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為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寃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直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寃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詭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寃結悲恨之人也夫養稗者傷禾稼惠姦者賊良民書曰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讐罔不冠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為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大功非得資姦姦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也今天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傲慢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為行以賊殘酷虐為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惠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教頭出獄踉蹌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為大姦者材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為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適勸姦耳或以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

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如中庸之人可宏而下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瘝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為國為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為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且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秘其言若良不能于無赦者乎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姦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必內懷隱憂有願為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李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與瓜議表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跪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飲怨以為德先帝制法論吏刺刃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



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獄獄以制原情誅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有觀民設教變通移時之議今日救世莫先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帝始封外祖因為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禹伯夷臯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一篇其詩曰豐壘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威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禹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臥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耐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己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功於天子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賢智慮以佐天子何

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為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違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國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揀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為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以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為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以猛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詰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鉄鎖鉞之決然則良臣如玉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究興法令驚而後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士者窮於典禮寬民就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間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貴坐於寬慢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以堯敷義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銜百姓廢桑而趨府庭者非朝脯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隣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如冤枉州司不治今破家活達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偽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為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召伯頌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可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平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為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郡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自滿祈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寧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

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究之能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讐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除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為日二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為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賊大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為藩籬溝塹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也今姦宄雖眾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小人恥不仁不義脉脉規規常懷奸



唯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且中後則偷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屋是也非唯細民為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  
字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慚慚作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  
人傳空引滿啾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凶亡羣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救贖不當復得在  
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  
以崇驕奢而奉淫酒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欲動任德然河陽侯陳信等員六日免國孝武仁明周  
陽侯田彭祖坐當軼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  
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  
負責輒有削紕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  
度未嘗負責身繫矩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  
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  
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王貴戚不得侵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  
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所以憂勞者其本  
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潔  
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人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不惟真潔所生者之言也真女不二心  
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真潔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  
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真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醜怪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  
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剝腹艾頸滅宗之禍者何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入  
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

絕其原初雖慙慙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  
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  
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其心而絕其後姦亂絕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  
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負其  
財賄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  
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脇誠守將抱執連日乃綬與彊掠人為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為眾彊所挾與執迫幽阨連  
日後雖欲復修本志嬰綰吞藥晚矣

衰制第二十一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萬民者治國也  
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  
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  
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夫  
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鑾筆  
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令則是奪君之鑾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  
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祥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  
陳伯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鑾策也文官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蚤辯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  
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淑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



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盪沮君子如祉亂庶盪已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世者若登邱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已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與衆共也已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已令矣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令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僻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為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逃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即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

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信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前羌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羣籍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勢利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為所敗令遂雲蒸起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貪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更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為將吏驅怨以禦讐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闡苜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怨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羗虜皆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彼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



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限不從咸議余竊笑之所謂構亦悔不構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也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為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况雖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疆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改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眾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疆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折境面數千里東開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况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焱并竊盜淺善靖俾君子急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至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羗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羗矣今苟以已無慘怛究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閭閻卧委天聽羗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請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家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為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於載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百萬之眾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獯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氏羗莫不來

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况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羗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邊議第二十二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羗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眾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疆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殘破三輔曹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駢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已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襄哀世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已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况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剝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取食乎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



察開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  
天永命禍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化智者揆象  
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故胥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今名傳於無窮也今邊陲搔擾日放族禍  
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鑿何異今但知愛見  
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從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助勞今  
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饒羗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忠才  
智未足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  
其身者各取一閱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不欲動民與  
煩可也即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  
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不可救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  
後是非情乃定採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  
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  
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  
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  
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為酷痛

甚於逢虜寇鈔賊虜忿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八奴婢  
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墓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  
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歿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  
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  
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  
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忍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  
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聲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揚蜀漢饑餓死亡  
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墾且扁鵲之治病  
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  
而君尊賈誼痛於偏枯蹙非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  
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眾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蹙非之類也周書曰土  
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多害面  
彼劇動入禍門不為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闕欲誠大憂也百工制  
器咸填其邊散之魚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  
老少羸軟居其中央下疆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聖聖距虛更相持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  
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羗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  
錄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覲望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易  
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



更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此均苦樂乎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六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是以禹之得臯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夫君子問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以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聞善聞惡即懼懼而妄為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頤索隱鈎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筮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謾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呼鳥為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為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為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

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鈎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子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此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疆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神猛虎而不逞嬰人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知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祈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遷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修已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且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



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鬼神乃享鬼神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說八疋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穰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裨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隋侯宮之奇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守司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入無譽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用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賤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薄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履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

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就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稷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與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禦說陳咸見張賢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允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候雖司命班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穀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躡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為主氣色為候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政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七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旒惟襍矣室家綦綦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



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  
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  
謂氣之夢也入之心情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  
精畫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  
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  
略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何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  
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夢死傷也  
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  
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汗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微邪剝削不安閉塞幽昧解落  
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  
欺給倡優俳僂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懼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  
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懵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  
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祭  
而已也時有貞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  
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  
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夫占夢必謹其  
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  
恣者福轉為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神然後

占于明堂並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號公夢見辱收賜之土田自以為有吉因史蒞令國  
賀慶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  
善惡常恐懼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文伐之說邪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  
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為賊伐為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  
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  
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得而致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  
也麒麟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象良相德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取于盾  
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  
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  
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  
求無苟自彊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  
一焉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  
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而弗  
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紂之與天也潛夫曰皇  
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為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  
疎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為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



本也學問業之本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耜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反德者為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且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此位者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寒暄匪懈者憂君之危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作夫蓋滿於上沽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今各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捐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八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賤貨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築趾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為榮而歸焉况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抱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贊以

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諂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救誓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王不察朋友之所至而苟信貴臣之言此潔士所以獨隱窮而英雄所以黨飛揚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程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嗚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鮪諸荆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為也處之難爾龐勛敦詔一旦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郵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子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昭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牙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



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鷄鶩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蒿菲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干達萬志在陂池鷺鳳翱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嗜嗜然長鳴慶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嗛嗛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當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難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入所謂恕者君子之人論彼恕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遇忠又羣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具秉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入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治賈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心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註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已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為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台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小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馬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入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頌言今則

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閱閱為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二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不達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念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其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君忽致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教教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惻怛驚赴救之者君臣而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况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



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業効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有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縕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二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八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雖為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爭其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鱉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施精神資和以兆甌民之胎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實於血脉以心性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潔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已德而世自化也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王之絕迹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未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亡則姦匿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姦好堅強者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天昏扎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絕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旦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傾電為水溫泉成湯鱗龍鸞鳳螭蟻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驅也此乃教化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夫刑體骨幹為堅彊也然後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已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已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已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已動作不思心無之已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已無禮而責人敬已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之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已若此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執砥礪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惇均



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苟割聲以詳諛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有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觀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觀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伏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強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行如此難以稱忠所謂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秉心塞淵獨立不懼避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放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內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險詖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怕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為易小人以為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又稱知德者黜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乃今也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拍按當世而覆被更為否惡惡狀之臣者豈可勝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及王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己者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脩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悅豫則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為表明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儀於咳笑之後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心廉耻之志骨著脉通與體俱生而無穢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乎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

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為翹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翹鼓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翹鼓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行為在將者爾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脩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鴛鴦變化唯治所為方圓薄厚隨鑄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疆中興是也治天下身處汗而放情念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宣鑿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亡于慢以滅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暉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錄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為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暉都于陳其德木以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微品干於至謂之干品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妣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國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然古之賜姓失諦可甲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謚氏官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故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怨讐夫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達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畧紀顯者以待士合葺損焉伏義姓風其後封任宿須胸顛災四國實司太暉與有濟之祀且為東蒙主魯僖主母成風益須胸之言也季氏欲伐顛史而孔子譏之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為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靈臺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宛西三十里有呂望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陽氏士氏強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駕氏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二姬西祁已勝藏还拘登媧衣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讐以忠直著焉子姓已氏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

於薛後遷于邾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氏也台氏女為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姑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神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及文公見姑賜蘭而御之姑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姑氏之別有闕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異一人皆著名當世 少暉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漬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顛頊氏裔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誇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為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分為八姓已禿彭姜妘曹斯莘已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膠川膠夷彭姓豢龍皆能馴龍者也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已姓之班昆吾籍扈温董豢龍豢龍則夏滅之祖姓彭祖豢龍諸稽則商滅之姜姓會人則周滅之姁姓之後封於鄆會路偃陽邱取仲任為妻貪冒愛悛戾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奢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閱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為夫人鄩舒為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營武子伐滅偃陽曹姓封於邾隣顏子之支別為小邾皆楚滅之莘姓之裔能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糾糾嗣為刑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鬪強氏良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陽氏無鈞氏為氏善氏陽氏昭氏嚴氏嬰齊氏來氏來織氏即氏申氏訖氏沈氏賀氏滅氏吉白氏伍氏沈瀦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眩氏皆莘姓也 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當冒主



為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為章之子也左司馬成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成之第二弟也楚大夫申尤畏者又氏文氏初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為司寇而封温其後洛邑有蘇秦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戩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滑夏冠賊姦克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人言為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志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為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武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皆辱氏嬰齊氏樓季氏盧氏原氏皆趙嬴姓也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為西陲大夫汧秦高是也其後列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及梁葛江黃徐莒夢六英皆臯陶之後也鍾離運掩菟裘尋梁脩魚白真飛廉密如東灌梁時白公公巴巴剌後蒲皆嬴姓也帝堯之後為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為御龍以夏豕韋之後至周為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為李以正於朝朝無間官故氏為士氏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為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於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為成率居傳端刑法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於是晉侯為請冕服于王王命隨會為卿是以受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間隙是以受郇欒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范氏郇氏欒氏羸氏冀氏穀氏葛氏樓氏樞氏楚氏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天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脩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祝也 帝舜姓虞又為姚君媯武王克殷而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陳袁氏晉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

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為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為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礪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寔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占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鞅氏梧氏坊氏高氏甘氏禽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臣厲經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也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弟氏冀氏牛氏司城氏罔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歸氏三仇氏王夫氏宜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圍龜氏既氏據氏磚氏已氏成氏邊氏戎氏賈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偏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夫故曰鄆叔紇生孔子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温恭敦敏穀雖水鬪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透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取而與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二年將上賓于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于平陽田氏王氏其後子孫喜養性神仙之術魯之公族有媯氏后氏眾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南宮氏叔孫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公巫氏公之氏子于氏華氏子言氏子駒氏子雅氏子陽氏東門氏公析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氏展氏乙氏皆魯姬姓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氏公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在權寵為貴臣及留侯



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資千萬為韓報讐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推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之橫陽君城為韓王而拜良為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為此乃代王為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嬰氏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為氏周氏之薨也高繼職焉其後子孫失守為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類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為魏文侯文侯孫瑩為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思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業大天氏伯夏氏魏強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為公文氏軒氏軍氏子強氏強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趙陽田章氏孤氏王孫氏史龜氏危氏羌憲氏遂氏皆衛姬姓也晉之公族郤氏又班為呂郤芮又從邑氏為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郤讐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郤至食采於温號曰温季各以為氏郤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又楚以郤宛直而和故為子常所妬受誅其子駘奔吳為太宰懲祖彌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為詔諛而亡吳凡郤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温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賈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羊舌氏李鳳氏籍氏及襄公之孫孫厥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傳晉大夫十世而為韓武侯五世為韓惠王五世而亡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為韓王孫以信為韓王後徙王代為匈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顏當及孫赤來降漢封顏當為弓高侯赤為襄城侯及韓馮武帝時為侍中貴幸無比索道侯韓說前將軍韓魯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駟氏豐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李氏十族之祖穆公

之子也各以字為姓及伯有氏馬師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堂谿因以為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晉大夫師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食采於智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晉大夫孫伯鷹寔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茂實唯晉張侯張老寔為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有山後魏有張儀張丑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妨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安世為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遂權而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嗣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家凡四於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優性舒唐鳩舒龍其止龍廊深參會六院築高國

慶姓樊尹駱 甥姓鄧優 歸姓胡有何 臧姓滑齊 倚姓棲疏 卸姓著番陽 萬姓饒 隗姓赤狄 猶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晉有鮑葵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臯上為使者弟商為將軍今高陽諸臯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伯子曼姓封於鄧後田氏為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東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寇兵叛大水饑饉而能復



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羣姦相叅競加譖潤破壞鄧反入今痛之魯昭公母家姓歸氏漢有隗囂季孟短即大戎氏其先本出黃帝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饑氏樊氏茶氏皆殷氏舊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鄴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襄陽人也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邵氏榮氏畢氏尹氏錙氏富氏鞏氏其後也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邵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為王吏故世有周公邵公之不絕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頌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苦城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冶長前人書彫從易洎作周書治漢誤作壽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為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治氏梁氏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况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故畧觀世記采經書依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一篇以貽後賢也

潛夫論卷十

叙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闡章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効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叙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故叙讚學第一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寔禮雖媒紹必載於贊時俗趨末懼毀行術故叙務本第一人皆智德苦為利昏行汙求

榮戴盆望天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將脩德行必慎其原故叙過利第三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耻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叙論榮第四惟賢所苦察妬所患皆嫉過已以為深怨或因類疊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叙賢難第五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塗之人成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主權故叙明暗第六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寔不以虛名明豫德音焉問揚庭故叙考績第七人君選士咸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拮克何官能治買藥得鴈難以為醫故叙思賢第八原本天人參連相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位將誰督察故叙本政第九覽觀古今爰暨書傳君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論故叙潛歎第十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真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名故叙忠貴第十一先王理財禁民為非洪範憂民詩刺未資浮偽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叙浮侈第十二積微傷行懷安敗名明莫恣歡而無悛容足以悞諫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叙慎微第十三明主思良勞精賢知百僚阿黨不覈真偽苟崇虛舉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則無功效故叙寔貢第十四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憎爵損祿必程以傾先王吏俸乃可致不故叙班祿第十五君憂臣勞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叙述赦第十六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嚴禁臣乃敬職將修太平必媚此法故叙三式第十七民為國基穀為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尹師卒勞百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叙愛日第十八觀吏所治鬪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為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故叙斷訟第十九五帝三王復劣有情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得不用刑故叙衰制第二十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叙勸將第二十一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舜憂民臯陶術叛宣王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何弗蕃故叙救邊第二十二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



遠慮督取一制苟扶私議以為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故叙邊議第二十二邊既遠問太守擅權臺閣不容信其  
姦言今懷郡縣毆民內遷今又正荒慮必生心故叙定邊第二十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著龜卜筮以定嫌疑俗工  
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足信哉故叙卜列第二十五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勸樂神  
乃授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故叙巫列第二十六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濃厚以著其形天題厥象人寔奉成弗  
脩其行福祿不臻故叙相列第二十七詩稱古書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吉凶之應  
與行相須故叙夢列第二十八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有貴云予豈好辯將以明  
真故叙釋難第二十九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之能奉故叙  
交際第三十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勾示下情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叙明忠第三十  
一人天情通氣感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含嘉故叙本訓第三十二明王統  
治莫大身化道德為本仁義為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馬何有消長故叙德化第三十三上觀大古五行之  
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氣終度盡後代復運雖未必正可依傳問故叙五德志第三十四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  
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缺十故叙志氏第三十五

識

右王符潛夫論十卷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以王元王符仲長統三人合傳而論之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談求名實者以枉下為誕辭或  
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蔽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蔽矣因取符書貴忠浮偽真實愛日述赦  
等五篇以為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符以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  
譏當世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考全書篇目具在亦不專論時政如下列正列相列夢列諸篇亦如  
論衡之有書虛變虛龍虛雷虛等篇其五德志志氏族如大戴禮記之有五帝德帝繫姓洵通儒博雅之書也本傳  
雖不言符治何經但考其所引詩如聽我教教維葉握握用戒作則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以行葦為公劉  
仁德廣被仲山甫城彼東方謂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檜風羔裘為閱其痛悼匪風為冀君先教又云忽  
養賢而鹿鳴思皆宗族而采繁怨多與毛詩文義有異而於三家詩中與韓詩為近然則符亦治韓詩者也汝上  
王謨識



中論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幸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於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患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按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致臣之意云編按書籍臣曾輩上

中論總目

卷上	治學	法象	修本	虛道	貴驗	貴言	藝紀	覈辨	智行	爵祿
卷下	考偽	謹交	歷數	論天壽	務本	審大臣	慎所從	亡國	賞罰	
民數										
中論卷上										

漢 北海 徐幹 著 建昌 蔡祖 拔校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



矇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學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馬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狗飛不如循雉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駭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元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故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怠自勉則身不墮垂聞天下之太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履履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愚才之不瞻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高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熾如冰赴下而流流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

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一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米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威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曰公之難夫以崩亡之候曰公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虐之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止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顛若亨觀而化也禍敗之由



也則有媒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邵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寔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陷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孽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人明昭亂遂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禮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道理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盡於眾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矇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矇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通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其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其通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眾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駟乘上懸乎冠綬不繫乎帶佩畫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

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履道焉不宿義矣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信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衰歛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丁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暴昇正之寒昔虞夢誦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舜仲終乎鮑叔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面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昔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已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太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意而不肯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為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初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廛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驚煩也不要而遺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就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滅其道故結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







咎利莫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履歷寒女商嘗之民不稱淫暴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  
 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在令外也諛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  
 其似者也誰謂華佗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  
 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雍怨己之謂  
 通通也知所悔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  
 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為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元天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  
 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諺曰相彼元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諂而  
 卒不免乎諂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己之也己之之術反也諂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多  
 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且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  
 者也皆書名前策著行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  
 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兇惟恐  
 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蒼蒼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  
 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  
 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耻其面之不及于都也君子耻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  
 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  
 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儕  
 也亦無日矣故儕極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是聽足  
 衆行足法加乎善與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  
 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屨顧爾僕不輸爾載親  
 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貴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  
 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  
 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良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弟弟恭夫敬  
 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  
 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  
 則將昏瞶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為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  
 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  
 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  
 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  
 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聞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  
 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  
 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弁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  
 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  
 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



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猶鷓鴣之欺孺子也鷓鴣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跼蹐踈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宜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豈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內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入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曾受齊豹之謀死孟軻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蓋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為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也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無所不能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本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庀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笑育群林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質者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士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王之山土木必潤德之士文藝必眾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能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放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惰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數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水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之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之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士心使論者各盡其願而與之得解且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



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之謂勝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過人之是則止矣過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鵠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滑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為用也乃能設氏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之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眾尚未之信也若非堯則裔士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也

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辯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讎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之匹夫匹婦之為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之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蔽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亟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終微子介口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倭偽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讎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懼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讓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鍾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齒班祿而不以違也君子以為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損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之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踐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錡璫壽考不忘敬衣黼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子下聖德昭聞王勛宏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義器龍旗九施祀帝於炎太公亮武王克商寧亂王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海於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寧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為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位為聖人之大寶曰位也若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利也聖人蹈機握利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為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為大寶不亦宜乎且故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况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為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

傳稱曰子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為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詐負斧辰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不亮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顯尊無君王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之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弓感感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中論卷下

考偽第十一

仲尼之沒於今數百年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六也一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矣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大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權以虛至之誘使人憧憧乎得亡假假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世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寔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遵之者不能終也昔楊朱墨翟由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生之道講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廣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受多識流俗之故鐘詩誦書之文託之乎博文節非而言好無倫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耳觀風然則好變易姓名承之難獲託之乎能靜思屈其體輯察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言好時有距絕擊斷嚴厲其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出行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



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識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此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坐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迴道而不度窮澗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為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之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趨末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騁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盜子名兄竊弟以譽骨肉相詬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冬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疾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相庶其官卒夷和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真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眾寡以定之夫為名者傳其偽相冒是非易位是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言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首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願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願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名庸違象終滔天賢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仇姦禮為差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

是安足恠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者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為而自無成者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偽善者為不善也惡其美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曰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為聞不顯為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知顯可與人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謹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內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為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太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深感而後即安諸侯朝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多省其典刑後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以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求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賈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利由此觀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違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尊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與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文



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不禁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覩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間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際奉贄以見鄉愚同志及大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其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為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內以材名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高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動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園士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盡罪罰則安有群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為閭使之相養閭有長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為黨使之相救黨有五黨為州使之相賑州有長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之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告族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州黨族閭比之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大夫天民有罪商賈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有亦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君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記之端心證體靜話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屬以誠懇發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也上無明大

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米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重貴可以從衆為也知名譽可以虐諱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義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送為表裏禱杭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者是孰能不然有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殮倦不獲已殷殷法泮渾夜作書下及小司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上士言星風駕送往迎來言傳常滿之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挾腕扣天矢誓推託思好不較輕重上書委於官曹繫因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大夫之容而襲婢妾之而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結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娛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焚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歷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途中寤寢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夫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舜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教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湮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歷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禮既衰百度隨替而歷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正聞之也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為務是以歷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生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歷用顛項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歷及更用卻平所治元起大初然後分至啟閉不失其節望望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歷比之眾家最為備悉至孝皇帝年歷疎濶不及天時及更用之四分歷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道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六於今為密會宮車晏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余帝王興作未有不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啟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歷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顯而窮元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羸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大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所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顛川荀爽論之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大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情魄魄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鮮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蓋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言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謂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重義輕死者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鑿擊磨所以發其聲也煮炙燒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躬厄幾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煮之類也我海孫翔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仁報仁者凶則則焉惑之民將走于惡其性以反天常故曰民不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其名則曾參不為也而子胥違君而過讎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讎得入臣之禮是畔弑之原又不深見二王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為幹以為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大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為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為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問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之其一者苟既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大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為固不可一概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二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輟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刑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為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葺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中不義惟王曰為小人人作其即位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寡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生王則逸不知稼穡之難艱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用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大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







帝者昧且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眾譽者也人主所宜親察也眾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眾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眾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敗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幡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為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眾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為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眾譽也用人而因眾譽焉斯不欲為治也將以為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眾譽為驗也此所謂效眾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眾譽為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眾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為也况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眾人之譽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為行也衰然不自見儼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羣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真偽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羣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為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

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威名不垂於後則長為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謠曰素餐養志求之無尤羔裘素鞵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况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為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華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過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大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肱股墜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為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誥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眾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為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費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獻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為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一作謂其邪術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為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尚一作久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後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負良聰智其言也以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者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治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



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非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言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為名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為善使騎劫代之大為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為之言於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三策並陳而從其致己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三策並陳而從其致己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羣策之所長棄羣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勿而見策甚難莫考其驗斯為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既敗為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閣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善專利功勤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至困窮身為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嗔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本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菑幽滅於戎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曰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鱗蘧伯玉史鮪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曾有子家羈叔孫姑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公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宣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眾也故主臣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



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鐵也一作以印為鉗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為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修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下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至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墳窟歎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等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潑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拏戮汝罔有攸赦天生蒸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赦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不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况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微俸罰重則民無聊一作不聊生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轡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駟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眾寡之數乃分九職也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分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一作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得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



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造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一作通逃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識

右徐幹中論上下二卷曾子固序略云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嘗稱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晁氏云崇文總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獻民謂別本有復三年制役二篇乃知子固時尚未亡特未之見耳今書亦止二十篇蓋即曾氏所校本也按幹字偉長北海人於建安七子中才名若不逮王陳應劉而文帝與吳質書云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蓋為當時推重如此因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殆夫子所謂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汝上王謨識



